

天上人间之彩花郎

喜相逢

策划

情人草工作室



编辑

千年难得一见的守花仙郎
天界最有气质的梅花姑娘

湖南人民出版社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003

爱情小语系列



楔子

茫茫天地 不知所止 日月循环 周而复始
玄天有书 登录命数 千载姻缘 已谋慎密
孰窥玄妙 孰知真谛 唯有天元 机掌天意
天上人间 知所其知 无穷无尽 皆在此中

玉皇大帝缓缓地眯起眼睛，瞅着书案上打开来的天书，雪白无痕的书页在外人看来是莫测高深，唯有他能够清晰地看见天书里所有的玄机。

今日他心血来潮，兴匆匆地来到御书房，对职掌管理御书房的祈家三将军（掌印玺、掌旗令、掌御书之神君）摆了摆手，神秘兮兮地要他们先退下。

“朕随意看看，汝等三人不必随侍在侧了。”

“是。”三个面容一般英挺的将军躬身退下，只不过眼中皆有些讶异。

玉帝不是与佛祖弈棋去了？怎会突然回来？

不过玉帝行事向来大有玄机，他们兄弟三人只纳闷了一瞬，便不再疑惑了。

只见玉帝在打开的天书前瞧了好半晌，仿佛在寻找着某项记事，蓦地一篇文字吸引住他的目光。

“啊哈！”找着了。

仙界五花，灵气幻化。神界五郎，天人心房。误攀其墙，误诱花蕾。花灵灭杳，五郎束脚。

玉帝眨了眨眼，沉吟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无怪乎朕边弈棋边跳眼皮，原来还有这等演变会发生……五花精魄尽灭，五郎打入天牢，太惨了吧！”

不过天界自有天界的律令法则，不可轻易扭转，更何况一动一静皆由因果而来，若非先种下了因，又怎会有后来的果？

五仙郎和五仙花，看来注定是过不了这个劫数。

玉帝不禁摇头。“这几个小毛头，还是习惯不了天界无尘无垢、无悲无喜的境界吗？”花灵灭香，五郎束脚……

他清隽祥和的面容泛起一抹古怪之色，好像强忍着笑却又发现什么好玩事物似的，而后清了清喉咙、正了正色，再度踏着象征尊贵王者的紫云离开御书房了。

数日后，天界蓦然爆出一桩令众神惊异骇然的丑闻——五名卓绝出色的仙郎和王母娘娘后花园中的五株仙花，竟然发生了天庭严禁的暧昧感情！

昔日牛郎与织女、金童与玉女触犯天条的景象犹在眼前，所有的神只都担心极了他们这五对的未来。

众神屏息着，至高无上的玉帝紧绷着脸坐在御座上，仙花的主人王母娘娘则坐在副座，心中有着无比的惋惜和忧心。

玉帝严厉地扫视过阶下的五位昂藏俊朗男仙和五名楚楚可怜的花灵，缓缓地开口：“你们知错了吗？”

“情之所系，至死不悔。”尽管恭敬地跪着，男仙们脸上都有一抹坚决的深情之色。

玉帝心里喝了一声采：好小子，果然敢作敢当，有个性！

可是他脸色依旧紧绷冷漠，近乎凶悍地道：“大胆！居然在朕面前说什么情不情、爱不爱的，你们五个都是仙人，多年修行，自知男欢女爱乃是凡夫俗子的罣碍业障，你们偏偏自甘堕落，如今竟然还没有半点悔意？”

五名男仙神情毅然，毫无畏惧。

“禀玉帝，我等自知冒犯天条，罪无可道，可是情之一字发乎内心，并不是神仙就能例外，何况……”其中一位男仙望向自己心仪爱恋的花灵，眼中满是深情。

“爱上她是我最大的幸福，我甘愿千年修行不要，也要和她在一起，纵然元神俱灭，我们的爱还是会存在于宇宙之中，永不消逝。”

他的话令众神都感动了，王母娘娘也不禁落下了晶莹慈悲的泪。

而那名花灵更是泪水纷纷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心爱的男人。

瞧见他们几个全都是一副至死不渝的坚定模样，玉帝心里感动得乱七八糟，直想着自从牛郎织女和金童玉女的事件之后，天界就再没看到过这么赚人热泪的爱情了；这群小伙子可真是了不起，敢为了捍卫爱情而冲犯天规。

千年难得一次遇，这么好玩又有意思，他怎能错过？

可是他表面上依旧装作大为震怒，咆哮道：“朕本来想依天规将花灵打灭元神，将汝等关人天边玄牢自省，可是看情形，你们还是凛然不惧、死不悔改。好，那朕就将你们滴去仙身化作肉胎，统统打落凡间，让你们知道是做神好还是做人好！去！”

玉帝大手一挥，王母娘娘和众神还来不及求情，一道金光便笼罩住了这五对男女。

就在这电光石火间，他们各自凝望着自己的爱人，眼底都有着最深最深的承诺——就算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就算被打落凡间不知处，也要永远永远记得最心爱的人，千万千万不要忘记呵……

金光一闪，光芒还未消失在每个人的瞳眸间，这五对

疑心男女已然消失了踪影。

“玉帝……”王母娘娘忍不住了，再怎么那也是她最钟爱的五朵仙花啊！

“谁都别求情了！”玉帝倏地起身，拂袖离去，只是谁都没有看到他转过身去的那一刹那，嘴边扬起的那一抹窃笑。

玉帝驾着紫云离开了凌霄宝殿，双手负在身后悠哉的想着——你们呀！千万别给朕漏气，朕可是做足了功夫才得以让你们顺利下去的，接下来就要看你们自己的了……

天界

晶莹如廉的水波，自瓢中泼出后，在阳光下形成一道缤纷多彩的虹光，水声泼刺泼刺的韵调，像串悦耳的音符，在空气中轻快地跳跃着。

驻守王母后花园的守花仙郎泽雨，一手执着彩玉制成的玉瓣瓢，正专心的为后花园中唯一的一株梅树辛勤浇水润泽。

雪花般的花朵，似是冬雪盘据了整株梅树，枝桠间，那沁心悠然的清香，徐徐徘徊在他的鼻梢，让泽雨忍不住闭上眼深深吸嗅，再一次地感觉芳香的分子悄然潜入他的肺腑，舒然扩展至他身子的每一寸，再蔓延至四肢百骸，缓缓地松弛了他的身心。

睁开眼，仰首细看着花瓣间点点洒落如水的日光，在日光间，他看见了花朵是那么地恣意盛绽，瓣瓣似是白绸的花瓣，婷婷的在风中轻轻晃动，令他的唇边不禁泛起一抹笑意。

“多喝点，长得快些。”他一手抚着树身，又将清澈如露的雨水仔细的浇灌其上。

倾泄如雨的水幕中，一双洁白的柔荑自树身中探出，轻拨开水帘，转眼间，发髻上水珠滴个不停的梅花花灵岁寒，在泽雨正浇灌得很专心时，自隐身的梅树中走出，并拎着一身被淋湿的白素衣裳，踩着忿忿的步伐走向他，再也无法隐身在梅树之中，继续当个默不作声的梅花花灵。

泽雨笑意满面地看着这个每回一见到他，就铁定摆着

这种晚娘脸色给他看的仙友。

“你出来啦。”难得今日阳光这么好，她是该出来晒晒太阳了。

“又是你……”岁寒满腔怒火地拨开脸上犹带着水珠的发丝，用力瞪着这个每日都把她给浇得满脸都是水的多事守花仙郎，并且再也忍不住她满腹的委屈和滔天的怒火，以及心底那份想向他狂吼的冲动。

都因这位名唤作泽雨的守花仙郎，现在天界里，每位仙人都不再叫她梅花花灵，他们都叫她……妖花。

对，就是妖花。

自从他出现之后，她的世界就变了颜色。她已不再是人人爱怜、雪中顾盼自雄的优雅花灵，她现在是整个天界里最受瞩目的妖花，也是所有仙人眼中最不合群、也最爱现的一株梅。

她会赢得妖花此等封号，全都只因这个搞不清楚状况又天生太过鸡婆的守花仙郎，日日夜夜的为她浇水滋润灌溉，而他太过尽责与勤劳的后果，就是导致她不分春夏秋冬季季都绽放，害她不但在其他的的花灵面前颜面尽失，面专司花谢、常常在嘴巴上挂着“开到荼蘼花事了”的茶蘼童子，更是一天到晚的跑来向她抱怨，说她不合时宜的绽放，以及到了荼蘼时节还不凋零的异象，让他不但有失职之过，还让他花谢之仙的招牌挂不住，就连向来疼爱她的王母娘娘，最近也频频以关爱的眼神看着她，对她那异常盛绽的情形颇有不解之怨。

最最严重的是，托这位泽雨仙郎的福，她从一株娇巧可人的寒梅，变成了一株高大参天的巨型梅树，壮硕的身形，成了王母后花园睥睨群雌且仰之弥高、望之弥坚，无花灵能出其右的唯一异花。

天晓得，这真的不是她的错……

她也希望像其他的花灵一样，依照时序地苏醒，在众

人的期待中舒展花瓣，徐徐迸发清新的幽香，在细雪微风中摇曳生姿。但她到底是何德何能，所以才这么受这位守花仙郎泽雨大爷的青睐，三不五时就得接受他过度泛滥的爱心，老是被他用水给淋得一头一脸的？

“你今天的心情好像特糟……”泽雨边观察她的表情，边识相的悄悄往后撤退。

“为什么……”岁寒不客气地一把扯住他的衣袖。“为什么又浇水？”她再也不要忍了，她决心要让这些年来囤积在她腹内已经快要爆发的怒火，在今天有个完整的交代。

“多浇点水，你也好快些长大。”相较于她的满面怒意，泽雨却是笑得一脸阳光灿烂。

“我长得够巨大了……”放眼天界，还有哪个花灵能长得比她还魁梧的？

“多浇点水，才能让你早点开花，也才能让你展现你的风情。”他却还有着逻辑不通的理由，坚决的认为唯有多浇水勤施肥灌溉，才能让他日日都欣赏到她盛绽时绝美的姿彩。

岁寒的眉心不停地抽搐。“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？”

泽雨搔搔发，转首四顾了周遭百花盛绽、草木茁壮的情景，再侧耳倾听树梢间夏蝉唧唧的蝉韵一会，而后含笑着朝她颌首表示知情。

“夏季，现在是夏季！”岁寒忍不住扯开了嗓朝他大吼。“在这个暑热当头的炎夏里，你要我开什么花？”这个花郎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四季？懂不懂什么叫腊梅？这个不曾搞对状况的门外汉，他是怎么被分配到守花郎这差事的？

“有差吗？”他笑若春风地任她吼，一点也不认为开花还得分什么时节。

“差得可远了！”她忍不住拉近他朝他忿忿地警告。“听着，不准你在我身上再浇一滴水，我不需要你来鸡婆！”

即使佳人的花容月貌此刻看来有些可怕，但他还是认为他所做的事再正确不过。

泽雨一脸的理直气壮。“可是我看你的样子好像很渴。”

在岁寒美丽娇俏的脸蛋上，忍不住又开始呈现青筋直跳的状态。

“很——渴？”她都已经湿得像只落水狗了，他到底要浇到什么程度才甘心？

泽雨慎重地朝她颌首，并专注地打量起眼前这个两手叉着纤腰，气火得像要爆炸的花灵姑娘，看她即使在此等盛怒的情况下，她那张匀丽的小脸依旧是苍白如雪，而她的身躯依旧是柔弱无骨，仿佛只消风儿一吹，她便会随风摇曳散落的模样……

担任守花仙郎这份职务这么久以来，他不只见过的花儿多了，也多多少少有些了解这些与他朝夕相处的花灵们。与其他的花灵相较之下，她不但看来太过弱不禁风，同时也实在是太过单调和无彩，而让他更在意的，就是她这个花灵所开出的花朵。

在他的印象和评价里，花儿就该是五彩缤纷的，但她的花儿不似其他的花灵一般，色彩艳丽得足以撩动人心，她的花儿就和她的人一般，朵朵都似雪一般的洁白无瑕别无他色，找不到一丝万种风情的美感，放眼望去，就属她的花色最是清冷孤寂，倘若以他这专职的守花仙郎的标准来看，很显然的……她不及格。

身为这花园的守花郎，他有责任帮她一把，也许只要帮她多多滋补一点，或许如此一来，她就能像其他花灵一般，绽放出多彩妖娆又能让他觉得赏心悦目的花姿，并让

她除了在冬季绽放外，也能一块加入这万花嬉春、南风迎舞、秋月飘香的季节。

岁寒的表情变得很张牙舞爪。“我这里都要变成水乡泽国了，我还会渴？”她没被他的水患淹死就已经是奇迹一桩了！

“会，你当然会。”泽雨一手抬起她小巧的下颌，淡淡地说出他的观察心得。“你瞧，你的脸蛋是白色的、肌肤也是白色的、你所幻化的这株梅开出来的花朵也是白色的。白、白、白，除了白还是白，你白得太不健康了，该多喝点水增加色彩。”

“谁说多喝水就能够增加色彩的？”这是他从哪听来的歪理？

“我。”他含笑地拍拍她的肩头。“你该相信我的专业能力的。”

面对这个脑筋不会拐弯、装不进常识、已经说过千百次却还是执拗不通的守花郎，岁寒简直快抓狂了。

“我不渴、我不渴，我不是妖花！”她再也不要被人指指点点，也不要让人在背地里耻笑，她只想安分守己的当个花灵而已，难道这样的要求也太多了吗？

“你当然不是妖花。”泽雨笑咪咪地点头，开始灌起她的迷汤来。“你忘了？你是花灵里最有气质的梅花姑娘。”

经他一提醒，岁寒赶紧伸手抹了抹脸庞，试图让肚内的滔天怒火镇定下来，强迫自己变回她平日在人前温婉贤淑的模样。

都因为这个鸡婆仙郎，她差点就忘了她是个在天界里大名鼎鼎、很有气质的花灵，她必须维持她的形象，万万不能因为这种小事而抓狂，进而毁了她千百年来辛苦经营的成果。

但在泽雨的眼中，他看到的是一个明明样子像是快气坏，偏偏又极力忍着不要发作还要装端庄的花灵。

这让他百思不解地搔着发，对这个变脸变得相当神速的花灵甚感疑惑。他灵动地转转黝黑的眼瞳，直觉地判定她一定是缺乏水泽的滋润，火气太大，所以才造成她面部的表情不正常……

嗯，该多浇点水降降火。

就当他才这么想着时，他的双手就自作主张地动了起来，不自觉地手中玉瓣瓢再舀起一瓢清澈的雨水，再度朝她的小脸泼去。

“这样好多了。”他满意地瞅着她由雪白转成通红的脸蛋，还不忘对像是落汤鸡的她下评语。

“叫泽雨的……”岁寒霎时忘却了所有的理智，火冒三丈地怒吼。“咱们的梁子结大了！”

泽雨淡淡地向她提醒。“气质，别忘了你该有的气质。”经由这些年的相处下来，他太了解这个女人了，这个女人什么都不爱，就是最爱面子。

“一株巨型梅树还能有什么气质？”她干脆全都豁出去了。“都因你，我成了众仙眼中的妖花、天界的异类！”

他唇边带着一抹不以为然的微笑。“你很在意别人怎么想？”

“所有人都在暗地里笑我这冷冬之梅，为了在王母面前争宠，居然可以不顾羞耻到就连夏季也盛绽的程度，我千百年来所有声誉都毁在你的手上，你说我在不在意？”现在她的名声已经臭得不能再臭了，再让他破坏下去，她干脆就不要在这个天界混了。

“死爱面子。”他又不屑地耸耸肩，而且还一副满不耻的模样。“面子是能吃还是能增加你修行的道行？或者天规里有必须爱面子这一条的规矩？何必去在乎那些？”

岁寒看了他那表情就火大。“倘若咱们俩易地而处，我就不信你会不在乎！”要是他今日也落得像她这般凄惨下场，看他还笑不笑得出来。

泽雨却懒懒地扔下一句。“我不在乎。”

“啊？”她愣愣地回不过神来。

“为自己而活不好吗？”他百般无聊地耸耸肩。“何必去管什么上头订的时令节序、别人心底怎么想？如果当个仙人都要这么痛苦，那何不下凡去做人算了？说不定做人还会自在些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藐视天规，而且又什么都不在乎的仙郎。

然而泽雨偏偏就是天界里的另一个异类，压根就没打算遵行上头订下来的任何规矩，更不想活得那么受束缚、那么不自在。

他笑拍着她的脸颊。“只要你想，只要你愿意，你根本就不须在寒冬之中做个信守花期的寒梅，总是孤零零的在雪中孤芳自赏，而在其他花灵热烈庆祝的时节里，又黯然地躲在一角自艾自怜。”

岁寒愈听他的道理愈觉得歪。“天地自有它的规则，信守花期有什么不对？”

“不对。”他摇摇食指。“美丽自己、受人宠爱是不要理由更不需要规则的，而墨守成规的下场就是亏待了自己，你实在是该当个不知变通的老古板。”

她狐疑地绕高了黛眉。“受人宠爱？”她不是一直都只有被虐待的份吗？

“我希望，在我而前，你永远都是这么美丽的姿态，所以我才要让你得到我最好的照顾。”只要她一日在他的监管下，他就不允许她总是躲在雪地里孤独地展现她的美，他要她的美，时时刻刻都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
她万分拜托地请求。“我只想当个默默无言的小小花灵，不想再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笑话，拜托你，把你的好意留给别人消受，从今以后，你能有多远就离我多远行不行？”

“不行。”他很遗憾地朝她摇首。“你的身心健康，是我这守花仙郎的责任。”

说了这么多，她还是顾忌着那些无聊的规矩和名声，他觉得她的思想太需要改造一番。

“我说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？”岁寒没空搭理他的废话，只希望在今日和他谈过后，他别再一个劲地来招惹她。

“没有。”他直接忽略掉她的威胁恫喝，一手扬高手中的玉瓣瓢，满脸担心她的健康状况的模样。“不过你今天的火气似乎大了些，要不要再来点雨水消消火？”

“我……”犹不及反驳，清冽冽的雨水马上递至她的唇边，不顾她反对地渗入她的口齿之间。

“来。”泽雨一手按着她的纤颈，边灌她水喝还频频在她耳边劝诱着。“多喝点，脾气好一点。”

“咕、咕噜……”被灌了一肚子水的岁寒，只能在他的强迫下发出微弱的抗议。

在喝完整整一瓢的雨水后，即使再有火气的岁寒，也都被他的水给浇熄了，只能双手捧着被灌得再也喝不下的腹部，两眼无神地看着这个天生就少一根筋的守花仙郎。

“你放心。”他在唇边扬起一抹愉快的笑容，细细的在她耳边保证。“往后我会好好爱护你的，你的世界，很快就会变得美丽多彩。”

“救命哪……”

人间

逢绛棠一骨碌地自床上跃起，气喘吁吁的抚按着起伏不定的胸口，仿佛还停留在梦境里尚未走出来，白皙的小脸上写满了惊悸，颗颗冷汗自她的两颊缓缓落下。

她频喘着气。“好可怕的噩梦……”

天哪，这次的噩梦显得好真实，那些年年在她梦里泛

滥成灾的雨水，此刻仿佛像是倒映在她脑海里似的，又再一次地将她包围。

晶莹剔透的水珠，在阳光下缤纷闪耀的色泽，还依然在她的眼前徘徊——着不去，让她几乎可以感觉到那冷冰的雨水泼洒在她身上时的感觉，以及充斥在她唇齿间的清冽雨水味。

为什么她的梦里老是这么多水？是她命中犯水吗？所以就连睡个觉也不得安稳？

已经很习惯她从噩梦中惊醒的逢恋殊，站在床榻旁整理着自己衣裳，边聆听着她的喘息，边无奈地摇摇头。

她头也不回地问：“又梦到有人向你浇水了？”也不知怎么的，她这个姊姊老是和水那么有缘，从小到大，几乎没有一日不是从水做的噩梦里醒过来的。

“这次是直接被灌水。”绛棠一手杵按着额际，两眼无神地回想着梦境。“那个男人居然灌了我整整一瓢的水……”

若是没及时走出梦境，她敢打赌，她一定会被那些水灌到肚胀撑死。

太过分了，就算是常梦到同一个梦境那倒也罢了，可是这些年下来，她梦里的情境是愈来愈过火，那个她老是看不清长相的男人，不但每天在梦中把她浇水浇得湿淋淋的，这回她还在梦里被灌得像只喝水喝得过饱的青蛙，让她一大早醒来就觉得好想吐。

恋殊回头看了看她苍白的小脸一会，然后倒了杯刚冲好的热茶，试探性地将它递至她的面前，看她的脸色果然如预料中的急速变得更加青白惨淡。

“姊姊，你的惧水症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更严重？”她要是再多作几次这类的梦，只怕往后她连水也不敢喝了。

“拿远一点。”绛棠忙不迭地掩着小嘴，努力阻止自己不要吐出来。“我才刚在梦里喝完一瓢，现在我看了就觉

得好恶心……”

恋殊同情地叹口气，转过身将已摺叠好的衣裳，动作俐落地装进布包里。

绛棠不解地看着她的动作。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收拾行李准备搬家。”她的语调闷闷的。“你也该起来收拾你的东西了。”

“搬家？”绛棠的睡意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被迫大清早就得思考起这让她想了就头大的事。

“表舅今早通知我，叫我们今天就离开这里。”恋殊委屈地坐在床边，嘟着小嘴宣布她们又要被人踢出家门了。

“怎么突然叫我们离开？”绛棠随意绾了绾发，起身坐在她的身旁仔细的问她。

“还不都是那个一天到晚嫌我们浪费他们米粮的表舅妈？”恋殊愈想愈有气。“那个女人也不知是从哪个亲戚那边听来的，说什么你在金陵城有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夫，所以她就决定把我们扫地出门，叫我们改去投靠他们。”

她微微挑高了黛眉。“我有未婚夫？”怎么她从来没听过有这回事？

“姊姊，你说这下怎么办？”恋殊忧愁地握着她的手，实在是很不想又这样再次住进一个不认识的亲戚家里。

“先等等。”绛棠抬起一手先要她缓一缓。“我的那个未婚夫是谁？”

恋殊紧蹙着眉用力回想。“好像是表舅他的表妹的表姨的表侄子，还是表什么的……”

绛棠叹了口气，两手紧按着她的双肩。“请简称表哥。”

“好吧，反正就是个远房的表哥。”

“表舅已经通知他们了吗？”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，绛棠并不感到惊慌，只是抚着小巧的下颌思考着。

“通知了。”恋殊愈想愈为她觉得悲惨。“你未来的婆

婆还叫你快点起程到金陵，好让她看看未来的儿媳长得什么样。”

“瞧你，干嘛绷着一张脸？”绛棠好笑地轻捏她的脸颊。“你不是已经搬家搬得很习惯了吗？”

她吸吸鼻子。“可是这次是你耍嫁人，往后就剩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……”

绛棠气定神闲地轻笑。“你用不着担心，我会把你带过去当嫁妆，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外头流浪的。”

“表舅他们也真是的。”恋殊抹了抹脸庞，更是为她抱不平。“也不想想你这名满江南的织锦娘，这些年来所织的锦为他们带来了多少财富？一旦赚饱了荷包，他们就急着想把我们踢出去，而这次更过分了，居然还打算嫁了你以图一劳永逸的打发咱们姊妹俩。”

她娇美的脸蛋上也添了点无奈。“人性就是如此，没什么好怨的。”

“我可没有你的气度。你想想，自从爹娘死了后，咱们被几个收留我们的亲戚踢出家门过？”这些亲戚个个都是势利鬼，看她们姊妹无依无靠，就想尽法子把她们请来家里安顿，然后在利用完她们后就马上翻脸不认人。

“二十多个吧，我没仔细的算过。”她淡淡地应着，一脸不是很在乎的表情。

“为什么每次被人赶的时候，你都一副很有自知之明的样子，不但顺着他们的心意不让他们为难，还看起来被他们赶得心甘情愿？”恋殊实在是难以理解。

“那是因为我可不想为了这些绿豆眼的势利亲戚弄坏了我的名声。”绛棠朝她挑挑眉，唇边漾着细笑。“他们要赶便罢，想利用我生财也成，我只要我的名声可以留给人探听就行了。”愈是苦难，她就愈是坚强，而这样一来，她也就愈让人心怜和嘉许，在人前的名声也就更好听了。

“你干嘛老是顾忌着你的颜面？”她没好气地瞪着这个

特爱做表面功夫的女人。

“古往今来的圣贤们都是这么做的，我们该向圣人看齐。”绛棠笑拍着她的头顶，下榻穿好了鞋袜，也开始打包起行李来。

恋殊跟在她的后头对她晓以大义。“你实际一点行不行？就算你在人前做人再怎么成功，可是老是这样被人赶来赶去也不是办法啊，光靠个面子又不能过活。”

“别跟我计较这种小事了，反正咱们下一个家已经有着落了，先找到我们的下一个家在哪里要紧。”她懒懒地挥着手，不但没把恋殊的话听进去，反而还开始在心底设想着到了下一个新家后，她该怎么做好表面功夫博人欢心。

“姊姊。”恋殊扳过她的身子，慎重地看着她的眼眸。“你真的愿意嫁给一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？”

她轻耸香肩。“我只求咱们能有一顿温饱，至于要嫁谁，那倒不要紧。”

“倘若你要嫁的是只癞蛤蟆呢？”说到这个她总会担心了吧？哪个姑娘家会不在意自己要嫁的人长得是什么德行？

绛棠巧笑倩兮地轻点她的鼻尖。“那么我一定是在那只癞蛤蟆身旁，受人称赞且又惋惜不已的美丽天鹅。”

“老实告诉我。”恋殊简直快被她打败了。“面子重要还是幸福重要？”

她眨眨眼。“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。”

恋殊无力地垂下肩头。“你这爱面子的女人……”她就知道这个女人除了会织锦外，最拿手的本事就是在人前扮贤淑。

“对了，我的未婚夫叫什么名字？”说了老半天，她还不知道她要嫁的那个人是谁。

“聂青翼。”恋殊无奈到极点地奉上未来姊夫的大名。